

《國學治要》對現今教育發展的重要性

主講人：釋淨空教授

民國100年10月6日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教育部專題演講



民國100年10月6日釋淨空教授代表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贈送教育部二千套《國學治要》，由教育部吳清基部長代表接受贈書。

尊敬的次長，諸位大德，諸位朋友們：

非常難得這一次承蒙部長的邀請，能夠在這個地方，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，就是《國學治要》。

這部書剛才我提到，因為看到《四庫》，看到《彙要》，就想到應該怎麼去入文，就想到這個問題。但是這部書我沒有見過，而是早幾年我曾經看過世界書局出版的，有一部叫《諸子治要》，這個裡面下面註明了，它是《群書治要》最後的二十句，所以我就知道有這麼一部書，唐太宗他所下令編輯的《群書治要》，這是他治國的寶典。

多少年嚮往，找不到這書。果然在這個講經的時候，因為我們講經，都是用遠距教學，就是網路是同步播出，全球都能收到；另外還有衛星，衛星大概

要遲一個月，因為字幕要打上去。我在網路上就提到這個問題，有這麼一部書。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後，就有聽眾，他們找到了，發現了，找到兩套送給我。我想可能也就剩這兩種，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印的，一次是用日本原文印出來的，也就是我們現在在這個世界書局印的；另外一套是排版，是這個《國學叢書》裡面的一種，商務印書館出的，跟這個《萬有文庫》的本子一樣大。我看到了非常歡喜！

那麼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候，又收到一部，就是《國學治要》。我沒有想到，他們說這部書很舊了、已經很老的了，九十多年前的這個東西。但還好的是，就是這裡面的文字沒有缺。這一部書在我想，可能也只有這一套了，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套。我很著急，去找這個世界書局，我們台灣世界書局，這個總經理閻初跟我很熟，我說你給我印一萬套，《群書治要》也是印一萬套。

《群書治要》那個「治」是「治國」，《國學治要》的這個「治」是「治學」。這個治學的觀念也是從唐太宗這個地方研發出來的，所以根源都是出於《群書治要》。所以這個兩本書，我得到之後，我覺得我們的國運應該要復興，非常非常地難得！

兩套書我都印了一萬套，那麼台灣這邊送兩千套，在中國大陸，在其他的國家，在全世界都送。這是《國學治要》，它是按經、史、子、集，是民國初年一些文學家，他們在用心，也就是如何引導人怎樣去認識《四庫全書》、了解《四庫全書》，以及怎樣來學習、利用這套叢書，所以它是《四庫》選出來的精華，一共十七冊。最後一冊是目錄，目錄非常重要，所以目錄也是專門的一門學問；你懂得目錄的時候，你才有下手之處。所以書編得非常完整。

我們想到教育部吳部長跟我很熟，見過很多次面，我就把這個書送給部裡頭，請他分發各個學校。這是這一部書的一個緣起。

過去在七十年代，英國湯恩比博士曾經說過：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，一定要中國的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。」他提出來了，我們聽到了，感觸非常的深。為什麼呢？許多中國人不知道，從外國人說出來。

所以二〇〇五年、二〇〇六年我訪問倫敦，曾經在牛津大學、劍橋跟倫敦大學，我去訪問他們的漢學系，跟漢學系的同學們交流，也等於上了兩個小時

課，跟他們的教授交流。我就問他們，他們是專門研究漢學的，就是儒、釋、道三家；我看到了很感動，也非常佩服。我說：「湯恩比博士的話有沒有說錯？你們有沒有意見？」同學們不敢回答，對著我笑。我說：「湯恩比說錯了？」他也沒回答我。最後我告訴大家，我說湯恩比博士的話沒有說錯，而是我們把他解讀錯了。為什麼呢？他們所學的「儒學、佛學、道學」，外國人我們用中文寫過去，外國人從這邊念的，我說你們跟我學的不一樣，我說為什麼呢？我是從這邊念過去的，跟你們恰恰相反，從這邊念過去，是「學儒、學佛、學道」。我說如果是把它變成學術「儒學、道學、佛學」，你們所學到的是知識，豐富的知識；可是從這邊學去、念過去「學儒、學佛、學道」，不是知識，是智慧，智慧能解決問題，沒有後遺症；知識解決問題是侷限的，它有侷限性，而且它有後遺症。你看這反過來、反過去的，意思不一樣啊！

那差別在哪裡呢？你們今天的研究，都是讀中國書的，說起來你們都知道，中國古人治學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，你們做到這四樣，後頭有個篤行；如何把所學的，落到我們實際生活，落在我們工作，落在處事待人接物，你們沒有講究這些，這叫篤行。所以，如果沒有行，那就屬於知識。你能夠真正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的，這是學問；這個不是知識，是真實智慧，不一樣在這裡呀！

為什麼我們這些年來，提倡教儒釋道的三個根，那真的是根；沒有根，你學不到東西。那麼中國古時候這個根，什麼時候扎的？最好的這個教育的時候，是母親在懷孕的時候扎的根，叫胎教。這個中國人懂教育。

實在不得已了，是小孩出生就開始教，他一出生，眼睛睜開他會看，耳朵他就會聽，他就已經在模仿。所以，第一任的老師，是母親。《弟子規》不是教小朋友念的、背的、講解的，不是。是父母把《弟子規》在家庭裏面做到，讓小孩去看，讓小孩去接觸，所以在嬰兒面前，大人一舉一動都要如禮如法，為什麼？他在學。這個學的時候根深柢固，從出生到三歲，一千天，這個一千天叫扎根教育。這種教育全世界只有中國這一家，找不到第二家。所以湯恩比說：「中國人最懂得教育。」他能說出這句話不簡單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。

確確實實在全世界，中國人真的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經驗，有教育的成果。今天整個世界出了問題了，地球出了問題了，什麼原因

呢？教育出了問題。近代的這些物理學家，量子物理學家，最近三十年，根據他們的研究報告，發現中國儒釋道所講的，全是真正的。發現這東西好，不是迷信，我們跟古人比這個智慧，無論怎麼樣，比不上古人，什麼原因呢？古人心是定的，現代人心心浮氣躁；心不定，不定你就不能開智慧，所以你學得東西再多，全是知識；可以說你知識很豐富，沒智慧。

這個智慧跟知識，我有非常深刻的感觸。因為我參加十幾次的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與會的會友都是學者專家，都是博士學位、大學這個教授的身分，還有這些許多國家領導人、政府高階官員，都是這些人參加。那麼今天這個世界，你看聯合國發起這個和平會議，是七十年代開始，三十多年了，這個世界愈看愈亂，動亂的頻率年年上升，災難時時都向外擴大，甚至於到與會人員信心都沒有了，都懷疑：這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

二〇〇五年我第一次跟馬哈迪前首相，這馬哈迪首相，馬來西亞的首相見面，見面他第一個問題就問我，他說：「法師，你看這個世界，還會有沒有和平？」非常嚴肅。這就是我們對於這個社會和平信心失掉了。當時我告訴他，我說：「你能把四樁事情做好，世界就能恢復和平。」他說：「哪四樁？」我說：「第一個，國家與國家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；第二個，政黨與政黨；第三個，族群與族群；第四個，宗教與宗教。這四樣都能做到平等對待、和睦相處，世界就和平了。」

他聽了皺眉頭，很久說不出話來，我們沉默了五、六分鐘。我告訴他，我說：「難，的確是難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；但是從宗教下手，就有辦法。畢竟在這個地球上信仰宗教的人數，超過不信仰宗教的。」

你看，擁有信徒最多的是基督教這個派系。基督教、天主教、猶太教這是一家人；他們所依據的經典，就是《新》、《舊約》。猶太是《舊約》，這個基督教是《新約》，天主教是《新》、《舊約》通通學。

這是曾經歐洲人問過我，問我對他們三教怎麼個看法？我說：「我有一個比喻：猶太教是皇上那一派的，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的，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的。」他們就點頭：「你的比喻很恰當！」我說：「他們是一家人，他們擁有的信徒，超過二十億（在全世界超過二十億）。」那麼伊斯蘭教，他告訴我大

約有十五億；佛教大概六、七億的樣子，在全世界。所以這加起來，就超過全世界人口的半數了。我說：「宗教要能夠團結，宗教要能夠互相學習，肯定影響政治，影響政黨，影響族群。」馬哈迪這話聽懂了。

我說：「你雖然從政治上退下來了，你是國際伊斯蘭的領袖、伊斯蘭教領袖；搞宗教團結，搞世界和平，比你做首相更有意義，更偉大的事業。」這他很認真在努力，所以我們也變成好朋友了。

所以，我們要肯定宗教是教育，依照中國這個文字來講解，大家都歡喜。我接觸宗教很多，許多國的宗教跟他們往來。

中國這個「宗」的意思，有三個意思：主要的、重要的、遵從的；「教」是教育、教學、教化。那連起來「宗教」什麼意思呢？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學、遵從的教化。我這一解釋，幾乎每一個宗教都贊成，這個意思好。

所以不知道是什麼人，把它用中文翻譯了，翻成中文這個意思，這個意思好！但是佛教它本身稱「宗教」，它的「宗」跟我們「宗」的意思解釋不一樣，它稱「宗」是禪宗，是宗門；禪宗以外，佛教是有十個宗派在中國，其他九個宗派都叫「教下」，所以「宗門教下」，簡單稱「宗教」，是這個意思。

這是因為教學的方式不一樣，禪宗不用教科書，先讓你放下，把妄想分別執著通通放下，教你開悟；悟了之後，再研究經典，它走這個路子，所以稱「宗門」。這種要上上根人，一般人做不到，屬於天才兒童班。普通班的時候，那就小學、中學、大學慢慢教上去，這是「教下」，教下才是這樣的。

所以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給我們表演的是一般知識份子。所以他開始，他三十歲開悟，開悟之後就開始教學，七十九歲過世，教學四十九年，所以我們看釋迦牟尼佛一生的這個行誼。我們可以說，祂是一位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家，祂不是神，祂也不是仙，祂跟我們中國道家講的不一樣，祂是人，是個教育家。那麼祂的身分是一個多元文化義務教育的工作者，祂不收學費，有教無類，來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祂是這樣一個方式。一生沒有建道場，也沒有建學校，完全是中國私人教學的方式。居無定所，所以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」。祂的講堂，大家是坐在草地上，聽眾就在下面，祂就開始教，接受大眾提問，祂來給你解答。所以了解祂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現在把它變成宗教真冤枉。中國過去漢明帝，這是第一個正式是以帝王身分把佛教迎請到中國來，那是教育，那不是宗教。當年這種佛教的教育，以後把道教，道教的教育，這是直接歸皇上管的。儒家教育從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，作為治國的一種這個重要教育理念，就是孔孟的學說，這個是交給宰相去管，那時就有教育部，教育部叫禮部，禮部尚書就是教育部長，禮部侍郎就是次長，這是這兩個就分開了。那麼人民對皇上敬仰，所以皇上他主導的教育就超過了儒家教育，所以中國遍地都有寺廟，都有這些法師講經教學，那時候真的是教化眾生。

那麼中國佛教從變成了宗教，開端應該是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，我們從很客觀的角度看，她沒有智慧，她教育程度並不很高，沒有這種深遠的認知。你看她主政的時候自稱為「老佛爺」，不就把佛菩薩自封老師了？中國的清朝歷代的帝王都是三寶弟子，都是以儒釋道為師，自稱為弟子；只有她執政者，她稱老佛爺，那些佛菩薩都在她之下，都在她兩邊。這麼一來，就上行下效，於是社會對於這個老師，這個師道就慢慢降溫了，對於老師這種尊重敬仰就慢慢疏忽了。

滿清亡國之後到民國，民國一直都是戰亂，社會不安。那麼西洋文化進入到中國，甚至有人提倡完全西化、全盤西化，這個對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打擊很重。所以，學習的人、講解的人愈來愈少了，到近代這個五十年，幾乎看不到。

我們是沾到一點點邊緣。我到台灣的時候二十三歲，民國三十八年，那個時候我們也是接受學校的思想，對於宗教認為它是迷信，所以這個觀念很深，沒有意願去接觸，碰都不碰它。

我二十六歲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，機緣也非常難得。我跟他不認識，聽說他是安徽桐城人，我是廬江，隔壁的鄰居。我寫一封信給他，有一篇文章寄給他看；一個星期他回我的信，約我到他家裡見面。見面之後，他問我的學歷，我說我初中畢業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就因為逃難，逃到這個台灣來，跟著孫立人部隊到台灣（孫立人也是同鄉，但是不認識）。到這邊來很想讀書沒有機會，希望能夠到台灣大學旁聽他的課程。他問我：「你有沒有騙我？」我說：「我不敢騙老師。」他就告訴我（六十年前，整整六十年），他說：「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；你要到學校來聽課，你會大失所望。」

我聽到這個話，老師就是一口拒絕了，就心裡很難過，態度當然很沮喪。老師大概靜默了五、六分鐘，告訴我，他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從下個星期天起，每一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。」

我的課是在他家裡，小客廳小圓桌，我們一對一教的。這想不到，憑甚麼？十多年之後，我就想到了，大概就是那一點尊師重道的心，我寫給他的信是恭楷，寫這個文章也是一筆不苟恭楷給他的，大概像這樣的學生不多，所以我想他是愛護我，怕我到學校接觸到同學、接觸到很多教授，思想搞亂了。我是一張白紙，一點染污都沒有，所以他很愛惜，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師承，我沾到這麼一點的邊緣。

他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，沒有書本，他說我聽，每個星期兩個小時。最後一個單元講到「佛經哲學」，我說：「佛教是迷信，而且我們一般人所謂佛教是『多神教』，多神教就是低級宗教。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這佛教什麼都拜，它哪裡有甚麼哲學？」他說：「你年輕，你不懂。」告訴我，他說：「釋迦牟尼（他沒有稱佛，釋迦牟尼）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。」這沒聽說過吧？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」、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這幾句話把我從前的錯誤觀念整個扭轉過來了，不知道這是一門大學問。他又告訴我，他說：「今天的佛經哲學不在寺院。」這一句話非常重要！如果我們到寺院，看的跟他講的不一樣，會對老師產生懷疑。他說不在寺院，我說在哪裏？他說在經典，要我直接從經典上去下手。他告訴我，古時候出家人都是有道德、有學問，那真的是佛經上所謂的大善知識。他說現代的出家人他不學，經典在，他不學，他只會念，他不懂意思，他不能講經。所以這個指導，指導得非常地高明。我聽了之後，依教奉行；我的好處就是聽老師的話，聽老師的話小時候學的，也是生的這個地方不錯。

桐城派的發源地是安徽的桐城、舒城、廬江這三個縣，是它的發源地，所以讀書的風氣很盛。農村小孩以前都上私塾念書，那麼我也在私塾念過一年，應該是七歲的時候。所以進私塾，父親帶著我去拜老師，私塾學生大概有三、四十個人，從六、七歲到十二、三歲，一個教室一個老師教，每一個人學的東西都不一樣。

我父親帶我去，進到這個祠堂，私塾是在祠堂，因為祠堂的祭祀只有春秋兩次，平常是空著的，就用來辦學。禮堂裡面供的是孔子的牌位，那時沒畫像。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」，我們記得很清楚，牌位很大。進去那邊，老師站在孔子牌位旁邊，同學是兩邊站，我父親帶著我來上學。先向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禮，拜完之後，請老師上座，我父親帶著我，向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。這個尊師重道是這樣教誨的，不是假的，父親跟老師表演給我們看，我們就學會了。父親對老師三跪九叩首，然後貢獻禮物、束脩，送點禮物。我們這小孩見老師能不聽話嗎？不可能！這樣學來的。

所以，孝順父母是老師教學生的，尊師重道是父母教兒女的，兩方面才把一個人教好。現在從我們這種教育沒有了，所以現代教育是教育真的成問題，所以現在社會變成這個樣子。中國人，你說對老師多尊重？

佛法是師道，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；沒有孝道，師道就沒有了。所以父母對兒女，不好意思說不出口：「你是我的兒女，你要對我孝順。」說不出口，讓老師教，讓第三者教。老師也不能說：「我是你的老師，你是我的學生，你要尊師重道。」也說不出口，要父母教，這樣才能把人教會。

孝親尊師，在佛法講「世出世間一切善法的大根大本」；如果這個「孝親尊師」沒有了，這社會就有問題了。所以今天社會演變到這裡，什麼原因呢？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我們把孝跟敬失掉了。

那麼中國教育的起源，我相信不只五千年。中國人號稱五千年文化，那是什麼？有文字；但是沒有文字，不能說它沒有文化。我跟印度婆羅門教也有往來，我們也是好朋友，他告訴我，婆羅門教的歷史至少有一萬三千年，我有理由相信，我們中國傳統文化，不會輸給它，至少也有一萬三千年。老祖宗留下這個東西，它是稱性的，它是真理、永恆不變的。

中國東西的根就是「四科」，世代相傳，我相信決定不會傳錯。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，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，四個支柱。五倫二十個字——父子有親、夫婦有別、君臣有義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這二十個字，一代傳一代，能傳錯嗎？我相信傳十萬年，也不會傳錯。

除此，他老人家是我們最好的典範。你看他一生求學的態度，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所以他是集大成者。這句話意思，他自己沒有創造，沒有發明，他所學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傳的，都是古聖先賢的東西，沒有自己的；他對古聖先賢信、好古、喜歡，所以他們把它寫成用文字寫出來，流傳給後世，這叫集大成。《論語》裡許許多多東西，都是古人所說的，這是尊重古人，就是孝親尊師，這是個好的德行。

現在的西方人問題嚴重，西方崇尚科學，科學頭一個懷疑；這一懷疑，聖學只要有懷疑，就完全失掉了。孔子他教你，你得不到利益；佛菩薩他教你，你也得不到好處。為什麼？你懷疑，懷疑就全盤都破壞了。這個問題很嚴重。

只有佛家講人的大病有五種——貪瞋癡慢疑。這五種心理，應對在我們的內臟，就是心肝脾肺腎，應對上會得病。應對在我們居住的環境，這佛經上講的，貪愛所感的水災，海水上升、江河氾濫、海嘯，真可怕的災難，不是自然災害，是我們不善的心感應到的。瞋恚感應的是火災，火山爆發，現在地球溫度上升，感應這個事情。愚痴感應的是風災，傲慢感應的是地震，懷疑麻煩就更大了，山崩地陷下去，大地鬆散了，不那麼堅固了，於是這個麻煩多大，這佛在經上講的，沒有自然災害，自然永遠是美好的。我們如果能夠隨順自然，能夠愛大自然，不去破壞大自然，那這個地區風調雨順，五穀豐登。

這些道理，現在科學家認為是迷信，科學完全研究是物理，物理研究得差不多了，物理不能夠解決物理的問題。所以現在最近的三十年，所謂新興的前衛科學家，他們研究心理，心理能夠改變物理，這是最近的科學家寫出這些報告，有很多證據，所以方向慢慢在轉。這個應該我看的東西比較少，平常不涉獵這些東西，都是同學們看到這個東西，送來資料，傳來給我看看。

德國布朗克，這是愛因斯坦的老師，一生研究原子，晚年研究量子力學。他說根據他的研究，他專門研究物質；物質到底是什麼，研究到最後，他發現了，他說根據他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沒有物質這樣東西。物質現象是什麼呢？是意念累積的幻象，這個說法跟佛經上講的完全一樣，物質從哪來的？是從意念變現出來的；意念從哪來？從波動現象出來的。一念不覺，那是個波動；這個波動現在從哪裡出來？那就是本體，哲學的本體。

本體一直到今天沒有定論，佛家有，佛家稱它為「本性」，稱它為自性、法性，這都講到本體。這個東西是不生不滅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從它變現出來的。為什麼會變現？就是意念波動，這意念波動沒有原因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。這個現象被科學家發現，佛在經典裡面說，一般世間人，最聰明的人，他可以看到宇宙的邊緣，宏觀宇宙，能夠看到宇宙邊緣，能夠看到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就是今天講的量子力學、宇宙的緣起，能看到這個，但是看不到本體。為什麼呢？本體沒有現象，科學跟哲學就是我們用心去想，我們用感官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去接觸感官，都必須要有現象。物質現象、精神現象、自然現象，都能探測得到；但是本體就是講的自性，中國人講心性，心性不是物質現象，也不是精神現象，也不是自然現象，你就沒法子了，那些沒辦法探測到。那怎樣才能夠找到它呢？佛說「唯證方知」，你證得佛的果位你就知道。

怎麼個證法呢？放下就是。所以科學家沒有放下他的思維，沒有放下他的想像，所以他只能，他的臨界點就是這裡，他沒辦法越過。如果他能夠把起心動念分別執著放下，他就見到了，那就叫成佛了，就叫成佛，你就見到宇宙的本性，你就見到了。所以現在我看到他那個報告越來越近，幾乎跟佛講完全相同，就差這一著，他要能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

所以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在佛經裡是學位的名稱。你看這個《華嚴經》上說：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，」就是說你每一個人，每一個眾生，你都應該拿到這個學位，這是你本有的，不是從外得來的。

佛教第一個學位是阿羅漢，好比學士；第二個學位是菩薩，好比碩士；佛陀是最高的學位，博士。是三個學位的名稱，所以祂不是神，祂也不是仙，三個學位。

那麼它有標準，你拿到學士學位。要怎樣拿到的？《華嚴經》上告訴我們「放下執著」，我們對世間所有一切法不再執著了，你就拿到了；拿到是什麼？清淨心，你的清淨心是自性心現前了。因為有執著，心不清淨；清淨心拿到的時候，智慧就開了。

第二個學位呢？菩薩這個學位是不分別了，比執著要更深一層，不但不執著，分別的念頭都不起，這是菩薩。

第三個最高的學位是不起心、不動念，眼見色、耳聽聲，清清楚楚沒有起心動念，這沒起心動念像什麼樣呢？古人有個比喻：像鏡子。你看看鏡子照東西不照得很清楚嗎？它有沒有起心動念，它沒有。我想用心如鏡，六根我看東西、聽東西，心裏面不動性，不起心、不動念，那就叫佛陀，那是最高的學位。

所以三個都是放下，三個一起放下，那就是成佛了；三個放下兩個是菩薩；放下一個是阿羅漢；要是沒有放下呢？那就是搞佛學，不是學佛。所以這個我們把它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方老師七十九歲過世，非常可惜，他如果能夠再多活十年，那對台灣佛教有好大影響。

因為他教我的時候，教我的時候應該他大概四十多歲、五十歲的時候，那樣的年齡，他七十九歲過世的。那個時候，他還是偏重在哲學上。他告訴我，佛經裏頭有百分之八十是迷信，百分之二十是高等哲學；他說我們學這兩樣，那個不學。可是到最後，晚年他發現，以為是迷信那個，原來是最高的東西，最精彩的東西；我們認為是最高的東西，那是入門，後頭登堂入室，他逐漸才發現。證入到這個境界，他走了，這個多可惜！所以現在能夠用科學來解釋這個佛學，大家都相信。我們的這個信心更懇切了、更真實了，得到的利益就更大。真肯放下了，為什麼不肯放下？沒搞清楚。

所以佛法，章嘉大師告訴我，他就用哲學的話說：「佛法是知難行易。」凡夫成佛很容易，放下就是了；但是你為什麼不肯放下？不了解事實真相。事實真相了解了，你怎麼會不放下呢？所以這個一定要懂。

那麼中國四科，你看這個五倫教育，中國教育從哪裡開始？從「父子有親」，所以中國的教育是親愛的教育。父子這個親愛，天性，沒人教的，特別容易看到的。三、四個月嬰兒，我是有一年也是在日本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在岡山召開的。日本那兒的一些同修，他們陪同我，有十幾個人。有一個年輕的媽媽，她有了一個小兒子，四個月，我突然在路上想起來，我說：「停下來，大家來觀察。你看那個小孩，雖然不會說話，你看那表情，他對他的父母的愛，你看！」

你看父母對他的小孩的愛，這個就是「父子有親」。深深在這裡我們去體會它，中國的教育第一個目標，如何把這種的親愛保持一生不變質？這是教育頭一個目標。

第二個目標，是把這種親愛發揚光大，讓他愛他的兄弟姊妹，愛他的叔叔、伯叔，愛他的祖父母、愛他的家族；再擴大呢，愛他的鄰里鄉黨，愛民族、愛國家、愛人類，《弟子規》裡面說「凡是人，皆須愛」，愛的教育，要重視這一點。人愛人他就不會害人，這個是我們不能夠不知道的。

有道德，道德的根，就是五常，這基本的德行——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仁者愛人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別人，利人就是利自己，愛人才真正愛自己。所以現在問題，人不知道自愛，這個問題太嚴重了！我們走了這麼多國家地區，人不懂得自愛，都是自利，不知道自愛。

所以我參加聯合國這些活動的時候，是在澳洲；移民到澳洲去，是澳洲移民部長找我的，他希望我到澳洲去。因為他知道我在新加坡住了將近四年，把新加坡的九個宗教團結起來，變成一家人，像兄弟姊妹一樣，他非常歡喜。因為這個移民部長，他也是澳洲多元文化部長，一個人兼兩個部長，希望我到澳洲幫助他團結宗教、團結族群，我是這樣到澳洲去的。所以給我的簽證是特別的簽證，我也不知道怎麼特別法，不過是很受禮遇、很受優待。

到澳洲去之後，澳洲政府很聰明，把這兩樁事情，都交給大學去辦、去執行；學校是中立的，不偏於哪一個宗教，也不偏於哪一個族群，這個非常高明，所以跟學校就產生關係了。

那麼校長911事件之後，澳洲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，這個我們很少聽到的，從來沒有聽說學校有和平學院。聽他們的報告才知道，全世界只有八個大學有和平學院，它有學位；這些學生畢業出來，多半在聯合國服務，做國際調停工作。那麼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學院的老師們就重新考慮，不能用以前的方法，以前應付這些衝突都是用報復，用這個控制的方法，這個報復的方法、懲罰的方法，現在變成一種恐怖戰爭，這個就要提高警惕了。

想真正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，所以校長找到我，邀請給和平學院的教授舉行一次座談會，我聽他們的報告。聽完之後，他們要我提供意見，我就說：「這樁事情，像大夫治病，你先得把病源找到了，然後才能對症下藥。」我說：「衝突，你們看到的是雙方、兩個國家、兩個族群，可實際上不是，真正衝突的原因是在家庭。」他們從來沒想到。我說那是根。

若不是家庭，現在你們想想，這個世界上離婚率多少？夫妻離婚，家庭破碎，家庭不和諧了，導致父子不合、兄弟不合，他走到社會，他跟誰能合？他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對家庭沒信心，他對誰能產生信心？太嚴重的問題了！從沒想到。我說還有更深的，他說：「有更深的？」他聽了都呆了。「那更深的是甚麼呢？」我說：「那更深的是你自己跟自己的衝突。」翻都不好翻。我們中國人講，你本性跟習性的衝突，這外國人不懂。所以我就舉例子，我說譬如利益在面前，你想自利還是利他？大家都說：「那我當然是自利。」我說：「你自利，他也自利，他也自利，那不就衝突發生了嗎？這不是化解衝突，這是促成衝突！」

坐在我對面的是個美國教授，我看他的身分地位很高，因為他跟院長坐在一起，我當時就向他請教，我說：「美國的教育，是不是從幼兒園開始就教競爭？」他說：「是的，」他說：「一直到博士班都教競爭，沒錯。」我說：「你知道競爭升級是什麼？」他沒想到。競爭升級是鬥爭，鬥爭再升級就是戰爭；現在戰爭是核武生化，毀滅地球，我說：「這個教育是死路一條，怎麼可以這樣教法呢？」

我說東方，在中國、在古印度，從小教什麼？教小朋友忍讓，忍讓再提升謙讓，再提升禮讓，這多美的社會，多好啊！我跟他們講了這套之後，他們聞所未聞，非常高興，第二個星期就邀我，學校把聘書準備好，請我做他們學校的教授，送我學位。我說：「不要這個，要這個沒用處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！還是兩個學校（格里菲斯大學，團結宗教的）。」兩個校長跟我都很好。他說：「你一定要。」我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就可以代表我們學校，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活動。」他說：「你確實能夠幫助他們。」我就接受了。所以就是成為兩個學校教授，用這個身分。他說：「聯合國邀請，不邀請和尚。」是這麼一個原因，我才接受。

接受之後，十年當中參加十多次這個會議，而且這時候，是參加兩次協辦，跟教科文做協辦，參加一次主辦；我們把中國東西介紹給大家，大家歡喜，聞所未聞。但是今天講科學，沒有證據不行，所以會後碰到我：「法師！你講得很好，這是理想，不能落實。」逼著我在湯池做了這個實驗，實驗成功了，意外地成功。我們原先想這個實驗總得兩三年才有成就，沒有想到三個月，人心

全都轉變過來了。證明了老祖宗講的「人性本善」，《三字經》上常講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證明了人是很好教的。

所以我最後一次是在聯合國參加，是主辦，主辦我就有權。我要求的是，我們這個湯池報告八個小時，蔡老師擔任了四個小時，另外兩個老師，一個老師兩個小時，四個做八個小時報告，三天展覽。會後，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大使代表都想去看、去參觀、去考察，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這樁事情做成功了！他們相信中國這些東西確實有效，能在現在這個社會管用，不是不管用；湯恩比的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

歐洲漢學家麥大維教授，這個是劍橋大學的，他親自到湯池住了四天。回國的時候在香港找我，我們談了八個小時、談六小時，兩天，一天三個小時。他邀請我到倫敦，希望我去辦一個學院，這個學院是屬於劍橋大學的。我很感謝他，但我說：「我不能去。」他說：「什麼原因？」我說：「你們學校的制度框架加給我，我沒法子教學。」他說：「你用甚麼方法教學？」我說：「我沒有方法，老祖宗有方法。」他是漢學家，聽到老祖宗，耳朵就豎起來。「老祖宗有什麼方法？」我說：「《三字經》念過吧？」他會背，《四書》他都會背。這教授不得了，他今年差不多快七十歲了。我說：「《三字經》上前八句，是我們老祖宗留下來，教學最高指導原則：『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習相遠。苟不教，性乃遷；教之道，貴以專。』這八句是千年萬世永遠不能變更，你只依照這個去做，你教育肯定辦成功。」

現在時間到了，好像我們還有半個小時的聚會在後面，有時間我跟這個諸位來做個一個簡單的解釋。中國這套東西，湯恩比說的話千真萬確；不但可以救國家，它能救全世界。所以我們現在也儘量把它在世界上推廣，團結宗教，把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。《群書治要》、《國學治要》就是工具，有這兩樣東西，我們就有了起點了。所以《國學治要》非常重要。

《群書治要》幫助治國平天下，《國學治要》是對中國的學術、哲學的一個最好的一套集大成，近代學者集大成的，所以看到這部書之後，會熱愛中國傳統文化，熱愛老祖宗的東西。今天我就報告到此地。謝謝大家！